

諸位大德，諸位朋友們。今天我們利用這個機會，跟大家談談國學。中國歷史悠久，我們一般常說五千年，而實際上，我認為我們中國傳統文化決定超過五千年。五千年的說法是因為有文字，大家都知道，文字是黃帝時候發明的，黃帝以前沒有文字。黃帝距離我們現在四千五百年，再向上去追溯五百年前是神農，神農再上去又是五百年是伏羲，八卦相傳是伏羲畫的，也可以說是中國文字的起源。真正有文字，發明文字，是在黃帝的時代，這歷史上有記載。我們知道古印度婆羅門，婆羅門教，它是宗教，就是現代的興都教。我跟他們也常常有往來，特別是在新加坡那段時間。他們告訴我，他們傳說，這個教創立到今天，至少有一萬三千年的歷史。所以我想，我們中國文明的起源不會輸過它，至少要超過一萬年前，沒有文字不能說沒有文化。

中國文化的根源，就是五倫、五常、四維、八德。這是誰發明的？實在來說，這四項東西都是屬於性德，老祖宗傳下來的人性本善，以後把它用在《三字經》上，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。善的標準是什麼？實在講就是倫常、四維八德，這是善的具體，顯示明白了。孔子那個時代社會動亂，像我們今天這個世界差不多，我們今天是亂世，夫子那時候也是亂世。春秋戰國差不多將近五百年，五百年的動亂，我們滿清亡國之後，到現在一百年。夫子在那個亂世他非常惋惜，古聖先賢所傳的道沒有人學習了，非常擔心，怕失傳，叫斯文失傳。所以他周遊列國，既然諸侯都不能夠用他，他老人家退而，這退就是退心了，不再求做官的這個念頭，回到家鄉去教學。與這些學生們，就是弟子，把古聖先賢的道講清楚、講明白。學

生們記錄下來，這有文字了，用文字記錄下來，流傳於後世。所以，孔子刪詩書、訂禮樂，這就是把古時候的典籍做了有系統的整理，流傳給後世。

所以中國的圖書，你要說中國人不懂科學，那你就錯了，你看這些典籍分類、編纂，它有程序。大分為經史子集，經史子集的由來早了，不是清朝搞《四庫全書》才用它。這個名稱由來已久，先秦時代已經就形成了，經史子集這個四門。所以，夫子整理的稱為經學，六經，在中國圖書目錄裡面，一定是擺在最前面的，顯示出夫子治學的神聖的心態。他老人家的觀念是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」，這兩句話在我們今天看起來實在是了不起。孔子說他沒有創造、他沒有發明；換句話說，他所學的、他所修的，他所教給弟子的，以及傳到後世的，是什麼？全是古聖先賢留下來的教誨。他只是把它整理、把它編輯，成為有系統的這些典籍，流傳給後世。所以後人尊稱他老人家為「大成至聖先師」。這個大成，他是集過去至少是兩千年以前古聖先賢的大成，就像現在講的會集一樣，會集古聖先賢的教誨。這個功德不可思議。我們祖宗留下來的這些教誨，夫子是信而好古，這個態度了不起。

現代的人走西方的路子，從小就講創造，要發明，夫子不是這個態度，中國幾千年讀書人做學問也沒有這個態度。這個態度太傲慢了、太狂妄了，中國人從小就學謙虛、學恭敬。能不能超過古人？說老實話，是超不過的。為什麼？我們現在冷靜去想一想，古時候人心是安靜的，心是定的，現在人心是動的。佛法對這個特別有講求，定他生智慧，動他生煩惱，煩惱跟智慧兩個相比，那就差得太遠了。愈是上古時候的人愈靜，夫子處於動亂的時代，定的功夫遠遠不如前人。周朝末年衰了，這就變成春秋戰國，我們能想像得到，那個時候的人已經逐漸心浮氣躁了，但是肯定比現在好。為什

麼？當時這些諸子，他們的思想、他們的學說，著述成書流傳到今天，現在人還沒有一個人能夠跟他相比，這些諸子。由此可知，那個時候雖然在動亂，心還是靜的、還是定的，非常可貴。前人的東西，後人真的寫不出來。兩千多年來，歷代這些文人學者留下來的著述，不能跟經典相比，連先秦諸子都趕不上，我們怎麼可以狂妄？怎麼可以輕視古人？甚至於批判古人，這大錯。

孟子說得好，「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」。什麼叫放心？放心就是今天是散亂心，如何把這個散亂心收起來，歸到一，歸到零，那就是禪定功夫，夫子這句話在佛法裡面講就是禪定。我們淨宗大勢至菩薩所說的，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」，都攝六根就是收放心，把妄念收回來。佛家在禮節上常用合掌，合掌表什麼？就是表攝心，都攝六根的意思，平常是散亂的，這心散亂，恭敬是把散亂的心收為一個，合而為一，這恭敬，一心。表法。散亂心於世出世間法都是障礙，為什麼？它生煩惱，他有分別、他有執著，那就不能得定；放下分別執著，你心才定下來。定心生智慧，分別心不生智慧，執著心不生智慧，起心動念不會生智慧。所以，我們從這些地方能體會到，古聖先賢他們的心清淨，他們看到的東西看得透徹，了解有深度，說出來言簡意賅，其味無窮。所以自古以來，在中國可以說是學術廣博，經史子集傳之千年萬世而不朽。

夫子那個時代，唯恐我們的文化斷絕，毅然下定決心來拯救。拯救的方法就是講學，現在講辦學校。私人辦學，這在中國夫子是第一個，開私人辦學之端，我們稱為私塾，塾就是學校。他辦成功了，能把古代的文化繼承下來，傳給後世。今天我們也碰到同樣的環境，中國傳統文化現在中國人對它非常陌生，我們擔心。由於科學發達，特別是印刷術，古時候這些典籍可以大量的去翻印，典籍不怕失傳。我早年在台灣的時候，常常擔心我們的《四庫全書》會

不會斷絕了？到商務印書館翻印《四庫》，世界書局翻印《薈要》，我們的心情是無比的興奮，這些東西不會失傳了。雖然印的數量不多，《全書》只印了三百套，《薈要》印了二百套，能夠分藏在世界各地，縱然有大災難，總會有幾套還存在，這是值得安慰的事情。

今年滿清亡國已經一百年，這兩個書局告訴我，他們想印再版。我歡喜，我就向商務訂了一百套《全書》，向世界書局訂了二百套《薈要》，希望放在全世界各個地區大學圖書館。目的是希望在大災難當中，我們這兩套書不至於銷毀，總會留個幾套，我們用的是這個心。可是我又想到，書要沒有人去讀，還是不能傳下去的。這個書怎麼讀法？這麼大的部頭，從哪裡讀起？所以，我自己買第一套《四庫薈要》的時候，心裡在想，我每天要講經，講經必須要準備，要備課，這樣大的分量的書，我哪裡有時間去看？所以我就想到，如果能有人有時間翻翻這些書，把這些書籍裡頭對於現前社會能用得上的這些文字，把它節錄下來，編成一冊，這就方便太多了。那個時候我弟弟還在復旦教書，我就拜託他，請學校這些退休的教授，教文史的，我們也送他一點禮金，送他幾萬塊錢人民幣，請他來替我做這個工作。其實我這個想法，跟唐太宗編《群書治要》是同樣一個念頭。做了三年，繳卷了，我看了看不很理想，不能出版。所以就感覺到這個事情是不容易，這麼多書籍，取捨要有學問、要有見識，還要了解當前這個世界狀況，我們需要的是什麼，一部書裡頭可能只有幾句話對我們現前社會好處、有利益的。所以一直就沒有繼續再做。

最近這幾年我想到了唐太宗的《群書治要》，但是這個書我沒有看過。我看過其中一部分，就是世界書局出版的《諸子治要》，這部書是《群書治要》後面的二十卷。《治要》總共五十卷，後面

《諸子治要》這部分我看過，所以我知道有這部書。在講經的時候偶爾也提到，沒想到有好心的聽眾、同學他們分頭替我去找，居然找到了兩套，寄給我。我看到這個歡喜無量，這祖宗之德，怎麼這個書還有！看看這個書，是八十年前商務印書館印的，原本是日本人的本子。我問商務印書館同仁，他們都不知道，不曉得有這樁事情。八十年以前的書，已經沒有版權，我就交給世界書局，請它印一萬套，這個書就不會失傳了。

我對《四庫》這個想法跟唐太宗想法完全一樣，能把這些書，每一種書精彩的地方節錄幾句，特別是現在生活上統統可以用得上的，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這書就有用處了。接著沒有多久，有個同學送了我一套《國學治要》，正是我天天所想的。這部書它的構想是從《群書治要》啟發來的，民國初年的版子。我看它的序文，當時他有一批人，那都是現在講的學者專家，用了八年的時間，從經史子集裡面選擇一些精華，編成這部書，這部書就是《四庫》的精華本。所以它的書的名字叫《國學治要》，「治要」這兩個字是從《群書治要》得來這個理念。但是《群書治要》的治是治國，是政治，《國學治要》的治是治學，是做學問的。我想了多年，沒有辦法如願，忽然看到這個，正是我理想的，無量的歡喜。這部書已經很久了，有幾本已經破損了，但是還好字還完整，字沒有傷害到，這真是幸運。可能，這一本可能是個孤本，大概再也找不到。所以我也請世界書局印一萬套，幫助有志於國學的年輕人，你要想讀《四庫全書》，這個就是《四庫全書》的入門，《四庫》入門的一把鑰匙。

現在這兩部書都印出來了，書店裡面可以買得到。我得到這兩部書歡喜得，我說祖宗之德，中國傳統的文化肯定有有志之士他們來繼承，我們只把這些工具準備好，提供給大家。第一批是我們早

年在安徽廬江湯池辦的傳統文化中心一批老師，有二十幾位，我把這個書每個人送他們一套，希望他們能將這部書發心做註解，注音、註解，翻成白話文。因為這些書全都是原文，都是《四庫》的原文，不翻成白話文，現在一般年輕的學子他有困難，我們盡量幫助他、方便他。他們也非常熱心，這是什麼？這就是夫子當年的事業。夫子集合一批學生，把古聖先賢的教誨寫成文字，編集成書，流傳給後世。我們現在典籍這麼多，這樣的完整，怎麼樣去讀它？所以《國學治要》跟《群書治要》我都希望他們注音、註解，寫成白話文。這是第一步工作，希望今年年底能完成。完成之後，我希望大家用心學習，詳詳細細講一遍，我會抽時間來聽。講一遍之後，我們把它錄像、錄音，在網路、在衛星上播出，這麼一來就便利於全世界。咱們全世界各個地方都有華僑，華僑沒有不愛國的，華僑沒有不留戀傳統的。華僑子弟利用衛星電視、利用網際網路，都可以在家裡自修，都可以學習。

中國古代的做學問，先決的條件是要用真誠心、恭敬心來學習，沒有真誠、恭敬學不到東西。印光大師常說，這是個出家人，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誠敬你就能得十分利益，百分誠敬你就能得百分利益，沒有誠敬心，學不到東西。我早年在台中跟李炳南老居士學經教，學佛經，他就教給我。他怎麼教？你想發心弘法利生，好事！但是弘法利生要智慧、要知識。智慧、知識從哪裡來？你一定要讀書。學佛，你要讀《大藏經》，學中國傳統，那你得去讀《四庫全書》，你想想看你能念得了嗎？不學不行，世出世間法都要通達。通達出世間法，契理，通達世間法，契機，契機契理才能承傳釋迦牟尼佛的經教。這麼多你學不了，怎麼辦？古人有個方法，這個方法是什麼？用感應，叫感通，叫通，學有困難，用感應。用什麼去感？用誠，真誠，誠上面加個至，真誠到極處你就能感通

。佛法主張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，道理就在此地。不是叫你多學，是叫你開悟，是叫你把心定下來，定下來就能開智慧。智慧開了，你這個經就通了，障礙就沒有了，一部經通了之後，是部部都通了。為什麼？聖人的學問他不是從思考裡頭流出來的，這一點你一定要懂得。不是他思想裡頭想出來的，是什麼？他悟出來的，大徹大悟，明心見性，他是悟出來的。你定功也成就了，你也開悟了，你看他那個東西就跟看自己的文章一樣，一點困難都沒有。

釋迦牟尼佛一生講那麼多經典，傳到中國來，中國這些祖師大德的註疏都是開悟的。所以，你要悟了之後，你看佛的經典，你看祖師大德的註疏，沒有一樣你看不懂，通了。再回過頭來看四書五經行不行？行，一絲毫障礙都沒有。所以說叫一經通一切經通。這部經你得通，通就是徹悟。真正通達沒有障礙，這才叫成就。所以通就是悟，就是智慧，這個東西，這個東西要清淨心，心不清淨不行，要清淨心、要平等心。釋迦牟尼佛在大乘經裡面告訴我們，他說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」，這是教學的宗旨，「一切眾生本來是佛」，他講得這麼清楚。今天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？迷失了自性。所以「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」，就是開悟。

佛法到中國來了，中國人接受了，中國的儒跟道都講求開悟，都講求戒定慧，因戒得定。戒是規矩，守規矩，老師怎麼教你就怎麼學，時間久了你心就清淨了，雜念就沒有了。淨到一定的程度，自然就開悟了，是這麼個道理，我們不能不知道。所以中國傳統，你看歷代這些聖哲，現在不叫聖哲，現在叫專家學者，沒有聖哲兩個字好，都是從戒定慧去悟出來的。我們遵守這個原則，現在還行，我們同學當中有個榜樣，東北劉素雲居士，她用十年的時間，就一部《無量壽經》、一句阿彌陀佛。她告訴我她學習的方法，她是得到我過去在台灣景美講的一次《無量壽經》的光碟，那個時候是

用錄音帶，以後從錄音帶轉變成光碟，她得到這麼一套東西。她每天聽一片，一片是一個小時，把這一片重複聽十遍，就是每天聽經十個小時，十個小時其實就是聽一個小時的，重複十遍，這是長時薰修。這部經聽完，從頭再聽，十年就聽這一部，她的心是定的。我們一般的想法，大概像這種修學的話，中等根性的人，三、四年他就得定，他清淨心現前，沒有雜念了。不聽經她就念阿彌陀佛，沒有雜念。得清淨心之後，有個三、四年，一定開悟。我們看到這麼一個人，最好的例子。十年，沒有人知道，我們也不認識。她成就了我們才聽說有這麼一個人，跟她聯絡，聯絡上了才知道這麼回事情，是我們的最好榜樣。

中國古時候，無論是學國學、學儒、學道、學佛，全都是這個辦法。這個辦法也在《三字經》上講的，《三字經》上講「教之道，貴以專」，老師教你貴以專，你的學也是貴以專。你只要專心學一門，不能夠同時學很多門，學很多門你就雜了，你就亂了，你的時間跟精力完全分散了。你所學到的東西，充其量是常識，不是智慧，你不能得定，也就是你心浮氣躁沒有辦法降服。這變成什麼？變成學術。現在這個世界，我在國外看過很多大學，跟學生交流過，跟教授們交流過，統統是知識的層面，沒有智慧。但是在古時候，中國跟印度的教學是重視智慧，不重視知識。有智慧自然有知識，有知識你不一定有智慧。這個是東西方做學問的理念不一樣，方法不一樣，效果不一樣。我們明白之後，你就想一想，還是古人的方法好。

孔老夫子信而好古，這句話是真理、是名言，這句話也能夠流傳萬世，不會改變。你要想學中國古聖先賢的東西，你一定用這個方法。你要想學佛法、你要想學道，中國的儒釋道，不用這個方法你得不到，你所學的是表皮、常識，得不到它的精髓。所以對於國

學，我們如何去學習，古人講的治學，用什麼方法，這些原理原則我們一定要知道，一定要遵守。沒有老師不要緊，孟子就沒有老師，孟子私淑孔子，孔子已經不在世，他以孔子為老師，孔子的書在，依照書學就行了。在佛法裡面也有這個例子，蕩益大師私淑蓮池，蓮池已經往生了，蓮池大師的著作在，讀他的書，讀成就了。所以，現前找不到好老師，找古人。古人就是老師，只要你鍥而不捨，用真誠心一遍一遍去讀，古人講的，「讀書千遍，其義自見」。為什麼自見？通了，感通了，一千遍念下來，真誠心感通了。不需要人講，自己就通了，智慧開了。這個方法西方人沒有，西方人不懂。我們的好東西要記住，西方人比不上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就說到此地。謝謝大家。